

年味渐远

骆永强(邹城)

今年春节过得好像特别快,匆匆而来,又匆匆远去。

年前与同事闲聊时,谈起了小时候过年的种种经历,仿佛就在昨天。那时年少的我们,一过腊八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着还有几天到年。

小时候过年,印象非常深的就是赶年集。老家北宿的年集是腊月二十七。每到这天,父母都会带着我购买过年吃的肉鱼、蔬菜,张贴的灶神、年画等。离集市还很远,就能听到隆隆的鞭炮声响。那时,贩卖鞭炮的商户为了招揽生意,往往会争先燃放。循声买鞭的人就像是一个个公正的评委,听完这家听那家,哪家的鞭炮响、哪家的价格便宜,大家都会低声转告。我就喜欢听鞭炮竞相燃放的声音,因为鞭炮声一响,年就到了。

我家过年是一定要做豆腐的。那时父母会买些豆子,付些加工费,让村里的邻居帮忙加工,意寓“来年发发发”。同时,也是为了丰富一下春节期间的食谱。在做过油菜的时候顺带炸些豆腐干,年后吃饭的时候,把切好的豆腐干往白菜里一放,那叫一个美味。此外,剩余的豆腐会切成小块放入盆中,一层豆腐撒上一层花椒粉、葱姜末、细盐,放置一边,待天气转暖,从盆里微微散发出丝丝臭味的时候,就可以开盆食用了,这就是地道的农村臭豆腐。把臭豆腐取出一些,配上葱段,卷入煎饼那叫一个香。

过年也一定是要炸酥菜(过油菜)的。酥菜的种类很

多,有肉、有鸡、有鱼,也有萝卜和土豆的。当然,如果你喜欢,还可以炸其他种类的酥菜。父亲会把买来的猪后腿分割,肥一些的炸酥菜,半瘦半肥的则分块煮熟,以备春节上供祭祀。而剩下的大骨头也会同肉一块煮熟,母亲会很仔细地用刀把骨头上的肉剔下,再选几块瘦肉一起切了放在大盆里,拌上葱段、倒上调料,这算是一年中最丰盛的“大餐”了。现在,嘴馋的时候我也会买一些瘦肉煮熟凉拌,但总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

过年最隆重的时刻是大年初一早上。我们都会被父母很早叫起,望着窗外黑咕隆咚的天虽然很不情愿,但一接过父母递来的压岁钱,马上就生龙活虎。一家人里,父亲起得最早,因为他要准备祭拜祖先的事情。在我们当地有烧三遍香再放鞭“发纸”(点燃除夕夜用红纸条缠绕的、火纸叠成的长方形纸包,当地人称为“客子”)的习俗。发完纸以后,意味着“年”就走了。这期间,我们兄妹三人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分别要到主屋东面,去围着一棵粗大的椿树转三圈,用手扶着椿树一边转圈一边念叨,“椿树椿树王,你长粗来我长长,你长粗了打嫁妆,我长长了穿衣裳!”现在回想起来固然可笑,却是我儿时最深的记忆。

儿时过年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刚刚发生,时不时会泛起阵阵涟漪冲开记忆的闸门,回荡在心间。

王羲之卖“当”

张庆余(嘉祥)

东晋时期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不但书法首屈一指,还有个喜欢会友和游山玩水的脾性。

且说这一年仲春,风和日丽,春暖花开,他游兴大发,想到杭州看望一位老友,顺便到西湖游玩一阵子。

王羲之晓行夜宿,不几日就到了苏州。见天色已晚,便投宿于一家旅馆。次日想再登程时,忽觉头昏脑涨、浑身乏力,连当日的早餐也不想吃。无奈,便继续住着。岂料病情日重,一下子病了二三十天才见好转。受这么长时间的折磨,所带的盘费已经花光,再去杭州就没盘缠了。这可如何是好?

正在犯愁时,他忽然想起,自己所住的旅馆对面,有一家当铺。而当铺门口上方挂的那个“当”字,不知经过了多少日晒雨淋,显得破旧不堪。王羲之的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叫来小书童,铺纸研墨,写下了一个“当”字,让小书童去送给当铺的老板,定价为30两银子。

小书童来到那家当铺,把王羲之的字展示给当铺的掌柜。掌柜仔细端详了一下,心中暗道:“这个字写得果然不错。”便问要多少钱?小书童告诉他,要30两银子。掌柜又端详了一遍说:“这个字嘛,好是很好,不过显得有点儿病态,不值这么多银子。”小书童便把掌柜的话告诉了王羲之。王羲之听了,暗赞那个掌柜在欣赏书法上有几分眼力。于是,运足气力又写了一个“当”字,让小书童送去。掌柜看后赞道:“这个字有力得多了。只是呢,稍带着几分孤气和怒气,那……我也要了!”然后付给了小书童30两银子,并且开了当票。

盼春来

邱素芬(兖州)

平生第一次这样盼春来。盼阳光明媚,向阳花开,盼我们和母亲早日走出阴霾。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我们突然失去了父亲。他大概是散步迷路了,走累了,想坐下来歇歇脚,却再也没有起来。出事的前一天傍晚,父亲吃完饭坐在窗前,突然对母亲说:“你看多招笑?那只老鹰一下子就那个家雀抱走了!”母亲吃惊地望向窗外,天色已晚,哪里能看得见老鹰的影子。

父亲大概是驾鹤西游了,可我们的心真的像被鹰抓般难受,痛彻心扉。

那几天,母亲一直像做梦一样,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总幻想,父亲会在某一时刻突然出现。客厅里,沙发上,到处都是父亲的影子。这个冬天,母亲感到家里前所未有的冷清,她每天不停地收拾衣橱、拖地,反反复复,就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

王羲之有了盘费,又上路了。来到杭州以后,先去拜会老朋友。老朋友弄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还邀请了两个朋友作陪。恰巧,其中的一个朋友也开着一家当铺,知道王羲之的名望,便想求他写个“当”字做招牌。王羲之道:“我在苏州已经给另一家当铺写了一个,你改日可骑快马去取。”接着把当票掏了出来,交给了他。第二天,那人便带着银两前去了。见了那家当铺掌柜,说明来意。掌柜听他说话不是本地口音,料定是外地人,就想坑他一把。于是连本带利向他索要40两银子。不料来者也不讨价还价,爽快地拿出40两银子。掌柜疑惑地问:“这位贵客,这个字真有这么值钱吗?”那人笑道:“是你不知,这可是王羲之的字呀。”掌柜闻听,懊悔万分,当场要拿100两银子再赎回来,可对方听也没听,急忙骑上快马,直奔杭州而去。

王羲之还在老朋友家住着,那人去见王羲之,想对他感谢一番。王羲之接过那人赎回来的那个“当”字,看也没看把它撕得粉碎。在场的人顿时面面相觑。王羲之微笑道:“我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心情不太好。你们生意人呀,最重要的是讲究一个‘和’字,和气生财嘛。我现在心情好多了,给你写个新的吧。”那人喜出望外,立即为之展纸磨墨。羲之运足气力,挥笔写出了一个大“当”字。

那人将这个字拿回去后,又请高级工匠进行复影刻制,与王羲之的原体字丝毫不差,挂自家的当铺门旁,非常醒目。此家当铺正好处于杭州城通衢大道旁,诸多文人墨客见了,纷纷驻足观赏,赞口不绝。此后不久,那家当铺便成了全国最有名的当铺。其生意之兴隆,可想而知。

冬至的那天,我和母亲包水饺。她调馅儿,我和面,说说话,故作轻松。当热腾腾的水饺端上来时,母亲只吃了一个,就哽咽着哭了:“要是你爸还活着该多好,他最爱吃这猪肉酸菜馅儿的水饺。”

我紧紧搂住母亲颤抖的肩膀说:“想哭就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些。”悲伤不被允许,快乐还有什么意义?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一个月了,在此期间,我们把悲伤深埋心底,互相劝慰,过着表面平静的生活,相信时间会治愈一切。在我们姊妹四个细心呵护下,母亲的心情像冬日的坚冰,一点点融化了,脸上逐渐有了笑容,我们也放心了许多。

陪母亲在公园散步,明天我就要回去了,心有万般不舍。母亲说:“放心回吧,我没事,过日子要紧,这个冬天就要熬过去了。”是的,我和母亲同时发现,路边的迎春花早已鼓足了花苞,蓄势待发,一个盛大的春天,已在路上。

绝非偶然

汪玲(嘉祥)

从苍鹰振翅喉声中
仰望天空的浩瀚无穷

从攀登者坚定的足行中
震撼大山的伟岸雄风

从粗壮干裂的树洞中
掏出一把一把夏日的蛙鸣

从小草的萌芽呓语中
倾听春天走来的脚步声

一切绝非偶然
历经严寒
是必然的春天

约定来生

王冲(任城)

在岁月荒芜的站台
风,翻阅着记忆的过往
像玫瑰凋零在角落的花瓣

我们曾在人海走散
列车随鸿雁运行,无缘并肩
青春的思念,飘落在不同的岸

我于山巅呼喊
回声在寂寞里消散
来生把爱的伏笔早早埋下

去攀登那座未爬的山
去探寻那片未涉的海
去填补曾经空白的爱

来生的约定,提前酝酿
让命运的齿轮,不再迷茫
在玫瑰海洋里沉醉
把错过的时光一一补上

一根纺纱线

邓华乔(金乡)

风将麦子吹进城市
遇到了轰隆隆的机器
一根根纱线

在纺织女工的巧手中
织成了洁白的布匹
汗水,骄傲,荣誉
浸润着兄弟姐妹们的豪情

君子之风

黄希庆(汶上)

竹喜连天雪,梅怜切骨寒。
严霜芳傲菊,空谷绽幽兰。